

【生活方式】

植物杀手

□窗外风

我眼瞅着那盆铜钱草从茂盛变得稀稀落落,脑海里忽一下冒出一个词:植物杀手。这盆铜钱草刚来我家时,黑油油的铜钱大的绿叶片,齐刷刷的小细杆子支撑着。没过一个月,铜钱就不再是铜钱,变成小几号的一分硬币。我百思不得其解,我那么细心地照料它,每天用多情的目光注视它,它仍然从碧绿变成枯黄,这到底是为什么呀?

我最佩服我老爸,随便一棵没精神的花儿草儿,也没见他怎么侍弄,用不了多长时间就枝繁叶茂,像换了一棵植物。我还佩服一个同事,随手从别人的君子兰上摘几个种子,过了几天就打电话给我,要送我一棵小君子兰。我欢欢喜喜地找花盆、去农贸市场买花土,尽心尽力地呵护,它不几日就从硬硕变得病恹恹,一副受气的小媳妇样儿。而转过年来,同事已经在微信上晒君子兰灿烂的花了。

有时候必须承认,人和人之间确实有差距。这些年丧命在我手里的花草不计其数。那次在街上看到有人卖蟹爪兰,这些开着大红颜色花的蟹爪兰一下子吸引了我的目光。人贵有自知之明,想到植物进了家门就变了样,又怕再也买不到这种颜色的蟹爪兰,索性买了三棵,心说总不能一棵也不活吧。果不其然,这三盆在我家开了几朵红艳艳的花,勉强支撑着过了一个季节,天刚一转暖,就如同那病恹恹的林黛玉,一口血呕出再没缓过来。幸好我提前摘了些小叶片插到盆里,小叶片们好歹给我个面子,有几棵幸存下来,我挑选了一个阳光好的日子,把它们搬到我父母家,使其子孙在我父母家得以延续。

翼同学很小的时候曾扮演辣手摧草的角色,夏日傍晚带他爬山,他手拿一把小铲子,上山时右手边的野草在他铲子上下翻飞的舞动中纷纷落下,下山的时候,另一边的野草也难逃厄运,一个星期过去,路边的野草沉寂许多。但是只要翼同学几天不去,野草们就又昂起头,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。

只是花儿远没有野草疯狂,它们的祖先野生的时候任凭风吹雨打都能茁壮成长,一进了家门就娇贵得不行,并且再回不到以前那副体格健壮泼辣的模样。这哪里是养花,分明是迎进来一个娇小姐。

对我这种天生愚钝的人来说,无论它们喜湿好干喜阳好阴,只要在阳台上罗列着,就一贯以大量自来水浇灌,排着队让它们晒太阳,因为我总也记不住哪些花儿喜欢湿哪些花儿喜欢干。于是一批批花草在我家阳台上死去,新的一批重又到来,前赴后继不屈不挠,妄想在我家阳台占领一席之地。暗夜里反思自己,莫不是我就是传说中的植物杀手?月黑风高夜,“嗖”一只毒镖甩过去,我家阳台上的花慢慢中毒,最终倒地身亡。

物竞天择适者生存,及至后来,我家阳台上的幸存者只有吊兰和绿萝,这两种只要有土有水就好,属于泼辣扛折腾型,偶尔想起才给它们洒点水,无论怎么放手都能枝繁叶茂地活着,这才是适合我这样的人养的绿植。能从我这个植物杀手的手底下拼出条血路来,还活得风生水起,吊兰和绿萝都不是一般的人物。

虽然它们前赴后继地在我家阳台上折腾,但是挡不住我对它们的喜爱,养的不就是乐趣嘛,玩的不就是情怀嘛,干吗非要弄出个名堂来。

【职场故事】

□艾米塔基

古人说:小隐隐于野,中隐隐于市,大隐隐于朝。古代的朝堂,转换成现代职场,其实就是办公室。真正厉害的职场老手,可以在隔墙有耳、人多眼杂的办公室里悠游平淡,自如地在公事、私事、敏感事之间切换。

两年前高龄产妇S小姐喜得二胎女儿,终成儿女双全。但孩子早产三个月,始终体弱多病。才不到半年就用完了公司的事假、年假,S小姐不得不让母亲、婆婆和家政阿姨轮流上阵,带孩子前往儿科诊室报到。虽然身在办公室,但S小姐的心早已不在。可身处老板、同事之中,S小姐又不能公开打电话跟进孩子病情,厕所、茶水室、楼梯间,S小姐把公司能躲的犄角旮旯搜寻了个遍。

虽然短暂躲开了老板的目光,但到处神隐的S小姐却屡屡撞破同事的“隐密”。有人窝在厕所隔间里给猎头打电话;有人躲在楼梯间里,边抽烟边吐槽老板……S小姐一边感慨办公室真的太小,什么都藏不住;又一面摇头即使这么局促稠密的空间里,还有这么多躁动不安的灵魂左右冲撞。

【健身秀场】

□黄晔

有朋友推荐了一个运动App,试用了一天,感觉真是不错。只是,那些朋友也太励志了,我晚上走了一小时,总步数九千多,在排行榜上只能排到第41名,实在有些不甘心。

第二天,我很积极,吃过晚饭主动下楼运动。小区的柏油路面踩上去很软,不像水泥地那样会伤膝盖。所以,我可以尽情快走慢跑,有时候还来点跳跃步,再来一段竞走,不知不觉我居然运动了一个多小时,看看记录,一万二千多步,暗自得意:这下终于可以占据封面了。晚上十点半,提示来了,排行榜上,我只排第19名。

有一天我打了两小时网球,手机没随身带着,结果排行榜上落到了五十名以外。看到和我一同打球的朋友,却以两万多步高居榜首。我很奇怪,问她:“你今天运动过量了吧?”她说:“嘿嘿,没有啊,打球的时候我把手机装在口袋里。”我惊叹:“难怪!我看到你口袋里鼓鼓囊囊,还准备让你把手机拿出来,免得妨碍打球呢,原来你是这个目的。”她说:“我准备去买个腕带,把手机绑在手腕上,计数更准确。”见我不解,她笑道:“不然怎么能占据封面呢?”

好的办法值得借鉴。

【边走边看】

□陆恺

小时候我不理解外婆为什么喜欢听戏,每回看到她把电视调到戏曲频道,我就觉得烦,拖声拖调的不知道在唱些什么,好奇怪外婆为啥听得一脸笑眯眯。

有一天惊觉自己的嗜好发生了改变。从前喜欢的东西突然变得不喜欢了,从前不喜欢的反而开始找到感觉。人生的妙处也许就在岁月能帮你推开不同的门。

有一年春天,我去成都,徜徉在宽窄巷里乐而忘返,巷子里还有不少剧院茶楼。我被热情的茶楼小妹请进去,舞台上正在上演川剧《白蛇传》。茶水费不算贵,便买了一席茶位,坐在靠近舞台的一个角落,喝茶、嗑瓜子、看川剧,体味这浓郁的巴蜀风情。

第一次听川剧,念白完全听不懂,不过不要紧,舞台边配有字幕。川剧表演重要的一环是变脸,变着变着,演员走下舞台与观众互动起来。我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的脸,近在咫尺却连一丝破绽也看不出来,多不可思议啊!

从此,我的旅行清单里添加进

大隐隐于办公室

说到办公室神隐,H先生是我朋友里最厉害的。在一家大型国企任职八年后,他神不知鬼不觉跳槽到了一家上市私企任高管,其间从投简历、三次面试直到正式录用,他的老板和同事一点风声都没察觉到。

一次酒酣耳热后,H先生不无得意地告诉我,为了顺利跳槽,他先是用一个外地的手机号注册了求职简历,还在里面隐去了关键的公司和职位,只提工作业绩;公司HR几次例行搜索监控简历,都没发现他。至于猎头电话,H先生都特意去找没摄像头的会议室。要是出去面试需要请假,就用身体不舒服、家里有事之类的理由,即使是异地面试,也都集中在一天完成。

当然,也不是所有的私事都需要躲着老板同事。S小姐就对我说,她的一个同事小Y,本来只是普通的网页美工,因为对前端优化感兴趣,就在工作之余自学编程,还在老板的鼓励下报班培训,最近成功加薪转岗工程师。我开导S小姐,人家这种把工作变成爱好,又回馈工作的,算不得大隐;这和当年爱因斯坦因为擅长物理学进了瑞士专利局,又

结合专利审批工作精研物理学,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
那什么是真正的办公室大隐呢?面对S小姐的提问,我说起了葡萄牙作家、诗人、文学批评家费尔南多·佩索阿的故事。

商业翻译,是佩索阿的公开职业。从20岁工作开始,他终其一生不过是办公室里一个默默无闻的翻译英文员,然而一旦折起公文纸,打开写作簿,他就是欧洲上空最富创造力和深邃思索的艺术精灵。

对神隐于枯燥文书之间做着艺术梦的佩索阿来说,“没有什么事情比让办公室的同事发现我的怪异更让我恼怒的了”。当办公室的同事都没有发现佩索阿炫目的斜杠身份时,他有种美妙的讽刺感,而且还令他陶醉。

其实,职场关系也是这样。大家都是七情六欲的普通人,每天不止8小时待在办公室,谁都免不了把私事、爱好甚至隐密事带到办公室,怀着同理心保持适度的距离和包容,不刻意彰显自己,也不着意窥探,无需太多用力,一样可以在办公室大隐。

干干净净去运动



从那以后,每天从起床开始,我就把手机装在口袋里。因为贪睡,早上时间紧迫,我在家里来去都是小跑,这步数不计,着实是浪费啊。上班时,哪怕只是到隔壁办公室办事,我也要把手机拿在手里,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,不集腋何以成裘?

我家先生对此很是鄙夷,问我:“你到底为什么锻炼啊?被一个看不清摸不着的东西绑架。”这话说得我脸红心跳,纠结不已。再看他,每天下楼的时候,把手机扔在家里,哪怕排名榜上只有百余步也无所谓,便

觉得他是真正为锻炼而锻炼的人,而我自己运动时却掺杂了太多的东西在里面,比如那一点小小的虚荣。

前些天,排行榜上突然不见了那个打球带手机的朋友。问她买了腕带没有,回答说没买,而且已经删除了App。很奇怪一个曾经如此热衷的人,为什么彻底干净地“离开”了。她说:“为什么?好像不为什么,就是突然感觉被它绑架了,不好玩,就删掉了呗。”

此话正合我意。给自己松绑,删掉那个App,干干净净去运动。

听戏

一项新的心愿——去旅行目的地,听一听原汁原味的当地戏曲,去“零距离”感受非遗的魅力。

去年秋天,我去乌镇参加第五届戏剧节。因为一场戏剧节,十月的乌镇热闹极了。次日清晨,吃完早餐,我信步走到乌镇水上集市,在某扇古木窗旁看到一块小黑板,上写“乌镇花鼓戏,剧目:《卖婆记》”。

乌镇花鼓戏?我从前只知凤阳花鼓戏,没听说过乌镇也有花鼓戏。好奇心顿起,临时决定晚上不去看话剧了,改听花鼓戏。

晚上,我在临近水上戏台的咖啡吧选了一个最佳听戏位置。因为去得比较早,我得以走到后台,参观了演员的化妆室。其实,他们不是专业演员,而是乌镇当地的居民。虽然观众不多,三个演员的戏服妆容却毫不马虎。婆婆是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扮演的,个子不高,却嗓音洪亮,扮正腔圆,浓郁的乡土气息,在乌镇夜空下飘来荡去,好一个秋风沉醉的夜晚。

那么,广州粤剧又是什么滋味

呢?去广州前,我查到几家粤剧茶座,可以边吃饭边听剧。可是当我把电话打过去,却被告知他们的粤剧茶座均已停业,心里空荡荡的,未免有些失落。

抵达广州的次日黄昏,我去恩宁路散步,想拍拍那儿的骑楼一条街。走着走着,突然,耳朵里灌入了一股乐声。那个刹那,一颗心快跳了出来。直觉告诉我,那就是粤剧啊。循声而去,我走进了一家不知名的餐馆,看到一群老人正在自娱自乐表演着粤剧。

坐在餐馆一隅,我听完了一整首《林冲酒洒沧州道》,是的,我什么也没听懂,但我感受到了岭南别样的风情。我激动地拿着随身小本子让老人写下他们手中的乐器名,我第一次知道原来有个乐器叫“卜鱼”,也是第一次知道还有个乐器叫“电中阮”。

恩宁路106号,我记住了那个门牌号码,也记住了那群依然坚守在传统戏曲领域的老人们。他们没有演出的华服,也许弹唱得还不够专业,可一颗颗快乐沉浸的心足以将我感染。

城市笔记

投稿邮箱:

qlwbcbsj@163.com